

The background is a vibrant yellow with various folk art illustrations. At the top, there are stylized clouds in blue and pink, a red sun, and a colorful phoenix. On the left, a boy in a white shirt and blue pants holds a large green lion head mask. On the right, a girl in a pink dress and blue shoes holds a string attached to a butterfly. Below her is a willow tree. At the bottom, a girl in a green shirt and pink pants holds a red ribbon, and a boy in a red shirt and blue pants holds a black and white mask. In the center, there are two white elephants with red and blue patterns on their backs. A small dog is also visible on the right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red border.

群众演唱剧本

中央群众艺术馆 編
中国戏剧家协会

喂！你是哪里？

独幕话剧

木 生 作

人 物

伍云和——電話員，上等兵，二十岁。

周学初——新战士，列兵，十八岁。

張 强——老战士，上等兵，二十三岁。

李大勇——战士，列兵，二十一岁。

王 青——战士，列兵，二十岁。

刘厚福——战士，列兵，二十二岁。

岩三拉——三十五岁。

楊 正——班长，中士，二十五岁。

边疆，临时营房內一間工作室。有四門两窗：一門通外面，有籬笆門；一門通总机室，垂白布門帘；一門通厨房；一門通寢室；都只是門洞而已。~~窗較大~~，开向总机室，白布窗帘高卷，窗內是電話機；~~另一窗較小~~，开向外面。

黄昏漸尽，黑夜將來。~~外邊分分秒秒有人~~。窗內已亮起灯火，電話員伍云和在窗后工作。

伍云和 （正忙着接電話）喂！你是哪里？……你，我就是曼林总机。你要哪里？……好。（关上这条綫的卡子，打开另一条綫的，搖鈴）七連！七連！~~（大聲喊）~~七連嗎？喂！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見！……什么？你声音很大呀！（一字一字地喊）喂！你們这条綫路有問題，你还要大声些。……

听着！团部找你講話。（开原来那条綫的卡子，插上綫）团部！講話！大声講！七連！講！（听着講上了，放下耳机。）

周学初从外面疲乏地走进来，懶懶地坐在桌旁喝水。

伍云和 （看見有人进来，高兴地）周学初同志！……呃！你是不是不舒服？

周学初。腰疼。

伍云和 累了？好好休息吧！他們呢！

門“碰”地推开，李大勇、王青、張强有說有唱地一踊而上。

伍云和 嚟！都回来了！給老乡們开水渠，忙了大半天，看出的这滿头大汗！（忙給大家倒水）快喝水！

李大勇 快渴死了！（拿起一大碗水，大口嚥下。）

張强 （喝完一碗水）該換崗了吧？該誰了？

李大勇 还早呢！不到时候。

王青 怎么不到时候？天都黑了！

張强 電話員同志！几点鐘了？

伍云和 我沒有表。

張强 你打个電話問問看嘛！

伍云和 好。（抓起耳机）喂！团部！（搖了两下）团部！你說完了沒有？……說完了！說完了怎么不搖回鈴？忘了！回回你都忘了！

張强 你看你多凶！要是首长……

伍云和 首长也得遵守規則！（对方聽見了）什么？不！我在

說这边。喂！問你一声：現在几点鐘了？……八点五十二分，好。（忽然想起什么）喂！你是誰呀？（驚訝）团长！……

張 强 看！遇上了吧！

王 青 （笑）这下要刮刮胡子了！

伍云和 （捂着話筒）別鬧！別鬧！（放开）团长同志！对不起！我以为……嘿嘿！……首长 辛 苦！（放下耳机抽了綫。）

王 青 怎么样？挨了一下？

伍云和 沒有！沒有！团长說我批評得很对。……不过我态度也不好，以后人家要忘了，應該和气的提出来。

張 强 “不經一事，不长一智。

伍云和 （急轉話題）团长說話可有趣啦！他“二”字說不清，唸“哦”，“八点五十‘哦’分”。

李大勇 到底是多少時間了？

王 青 你沒听見？“八点五十哦分”。

李大勇 別逗笑！

伍云和 真的！八点五十二分，現在又过了。

李大勇 （忙起来）哎哟！怎么这么快？（拔腿就往外跑。）

王 青 哈哈！（对着他的背影喊）你別撞到沟里去了！

周学初起来，到墙角下取出煤油灯，直起腰时，不禁呼了一声。

張 强 我給你擦擦樟腦油怎么样？

周学初 （推开地）不要！一会儿就好了。（把灯放在桌上。）

刘厚福下崗进来。

伍云和 （招呼他）下崗啦？刘厚福同志！

刘厚福 唔。（慢慢地解下武装，一件一件仔細地挂好、放好。）

王 青 （也到桌旁坐下，想写什么）誰有火柴？

伍云和 我有。（从內室出来。）

張 强 （打趣地）你別出来，你“那儿离不开”。

伍云和 （把火柴擦着）喝！你在这儿等着我啦！（擦燃）灯呢？可不是嗎！一个人守一个总机，有时候連拉屎的工夫都沒有。（电话鈴急响）瞧！說着說着就来了！（扔下火柴，往里就跑。）

張 强 瞧你忙得那个劲儿！（拾起火柴来点燃灯。）

王 青 这下可注意說話呀！別又碰上团长啦！

伍云和 （拿起耳机）喂！你是哪里？

王 青 我是团长！

伍云和 ……喂！什么！我听不懂，你明白說！……（烦躁起来）我听不出你是誰！沒事別胡打电话玩儿，我沒時間！……告訴你，我沒時間！（要挂，忽然）什么？你是李得成呀？（高兴得不得了）哎呀！是你呀，老伙計！怎么不早說呢？

王 青 沒有時間。

伍云和 （沒理會，一心一意打电话）你們好嗎？任务完成了？……不简单！真不简单！两个月把这一带的綫路全查过了。你現在哪里呀？……曼龙？（捂着电话，对王青）曼龙在甚么地方？

王 青 就这往前去，电话线分叉那儿附近，左边去我们七连，右边经过曼龙去六连。

伍云和 （对电话）那里没有电话嘛！……怎么？你插上单机给我讲的？哎呀！这不是顶近吗？怎么不到我们这儿来呢？我还有事求你呢。……哎，你听我说嘛！就是我们这儿去七连的线路，说话听不清，估计是这儿去七连要经过靠国界的那个森林，在森林里电线被树干压住了，想请你们去看看。……不远！不远！就是170号到250号电杆这一段，离你们那儿还顶近的，不过就三五里路。……什么？明天一定要回团？哎呀！……今天就来？不！晚上不大好吧？……哎呀！那我就等你了！来了咱们再好好谈谈。（放下电话。）

刘厚福在放好东西后，就进寝室去了，这时正从室内出来，往厨房走去。

伍云和 刘厚福！到厨房洗脚去？

刘厚福 唔。

伍云和 今天晚上有三个人要来咱们这儿过夜，你顺便给搞搞饭，好不？

刘厚福 唔。（进厨房去。）

张 强 喂！

刘厚福 （探出头来）唔？

张 强 班长也该回来了，把给班长留的饭也热一热。

刘厚福 唔。（缩回去了。）

王 青 对了！班长怎么还不回来呢？

伍云和 你們班长到哪儿去了？

張 强 下寨子去了。

伍云和 你們班长下寨子去，总是很晚才回来。

張 强 事情多呢！老乡們什么事情都要找他，大事小事：大到国际关系、社会改革、对敌斗争；小到吵嘴打架、生孩子、吃新米……都要找他！

伍云和 你們班长的威信真高！在这附近一带就象个……怎么说呢？一个人，又是部队最高首长，又是唯一的党小组的组长，又还是民族工作组的组长，又是独一无二的“医生”。怪不得上回团长从这儿过说：“别看我們一个小小的班长，在边疆方圓‘哦’三十里地，干的事还真象个县长一样！”

伍云和 当个战士就頂人家一个班长！

王 青 （写完了）那你当个电话員就頂人家一个通訊排
长！

張 强 可不是嗎？“一个人守一个总机，連拉屎的工夫都沒有！”

王 青 而且还派我們这半个班来保卫你！

伍云和 （招架不住）說清楚！你們是保卫总机，可不是保卫我。

張 强 还不是一样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們干守着这个总机，不能接綫，还不是白搭！

李大勇 （在外厉声地）誰？

周学初 （一直在专心地看連环图，忽地一惊）怎么啦？

王 青 又不知看見了什么啦？这么大惊小怪的！

張 强 可能是班长回来了。

李大勇 （跑进来）喂！一个老乡来找班长，說有紧急事情。

張 强 誰呀？

李大勇 黑夜里，我認不清。

王 青 就是白天你也認不清！

張 强 （考虑）这么晚了……

李大勇 （冲着王青）你聰明！你去認認！

王 青 我去就我去！（取出手电筒。）

伍云和 （和張强商量）叫进来問問看？

王 青 （拿手电筒往外一照，故意大声招呼）呵！是曼来寨的岩三拉呀！你进來說吧！

伍云和急放下窗帘，但身子卻爬在窗口看着；岩三拉进来。

岩三拉 （緊張地）大軍！有情况！（一楞）班长呢？

張 强 出去了。你說吧！什么事？

李大勇出去，刘厚福从厨房出来。

岩三拉 班长到哪儿去啦？

張 强 不知道。你坐下！有什么情况，給我說也是一样的。

岩三拉 是这么回事，……国民党又来了！

周学初 国民党！

王 青 你說明白嚟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岩三拉 这样的：今天上午我到曼龙寨去串亲戚……

伍云和 曼龙寨？

岩三拉 就是。曼龙寨串亲戚回来，我想着繞点路到森林里

去打两只山鷄，准备过“开門节”吃。一进林子，就听见靠国界那边，有人叽叽喳喳的說話……

伍云和 什么人呢？

王 青 你听他講？

岩三拉 我就想：誰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是打山鷄的？我想：这倒好！正好和我作伴。我就向有人說話那方走去，走了不远，就看見四个人……

王 青 四个人？

岩三拉 是四个，一个也不多，一个也不少。穿着灰布衣服，扛着枪……

周学初 扛着枪？

王 青 別吱声！

伍云和 长的嘛短的？

王 青 別打岔！

岩三拉 长的。两支长的、两支短的。我一想，这不对呀！噢！怕不是好人！我就沒敢过去，藏在一株大树后面，我看着……

張 强 他們在干什么？

岩三拉 坐着。两个向着我这方，两个背着我；他們在抽烟，还在商量什么……

伍云和 商量什么呢？

岩三拉 听不清。看样子鬼鬼祟祟的！我又看了一会儿，大約商量好了，都站了起来，背着我的有一个人轉过身来，……我認識他！

王 青 是誰？

岩三拉 胡虎！

王 青 胡虎是誰？

岩三拉 国民党！从前就駐在这一带，解放时才逃出国去的。

在我們这里无恶不作，敲詐勒索，强奸妇女，什么都来。

他还会法术，說是枪打不进、刀砍不伤……

周学初 呵！

張 强 后来呢？

岩三拉 后来？后来他們就到更深的树叢里去了。我沒敢跟去，偷偷溜出林子，一口气跑来报告大軍。大軍！你們快去吧！

王 青 他們現在还在哪儿嗎？

岩三拉 在哪儿！在哪儿！

王 青 （跳起来）那我們快去吧！

張 强 （犹豫）去？

王 青 去！去！

刘厚福默默着裝。

王 青 岩三拉！你帶路，我們去！

岩三拉 我帶路去？不！呵，那地方好找，順着电綫杆走，一进林子往右拐就是了。我，我害怕！

王 青 害怕什么？

岩三拉 他枪打不进、刀砍不伤的！

周学初 真有这样的人嗎？

王 青 你信他的！这都是迷信。

岩三拉 解放前試过的！你們就当不信，也先去几个人好，
把稳一些。

張 强 好！謝謝你，岩三拉。我們想办法，你回去吧！

岩三拉 怎么？你們不去啦！

王 青 去！誰說不去呢？

張 强 我們得先研究好了，才有把握。

岩三拉 你們一定去？

王 青 一定去！

岩三拉 那我就放心了！你們不知道，我多恨这些坏蛋啊！
我走了！

張 强 別把这事对外人說啊！

岩三拉 我知道。（出去。）

周学初 怎么办呢？

王 青 我們赶紧去！

張 强 班长也不在呀！誰去把他找回来？

刘厚福 （已著裝完畢）我。

張 强 你知道班长在哪个寨子嗎？

刘厚福 知道。

張 强 那你快去吧！

王 青 他不行！怕說不清楚，我去吧？

張 强 我看他行。

伍云和 刘厚福同志去最好了，两句話还說不清楚？別把人
看癮了！

張 强 那你去吧！路上提高警惕！

刘厚福 唔。

張 强 我們等着啦！跟班长快点回来！

刘厚福 唔。（执枪下。）

張 强 伍云和同志！請你打电话报告我們連里！

伍云和 好。（撩起窗帘，搖电话）七連！七連！……

張 强 同志們！要是班长一时找不回来怎么办呢？

王 青 那我們也不能白白讓他們跑了呀！怎么說，这回也得露一手，立他一功！

張 强 立功不立功的吧，反正坏人进来就不能放过他。

周学初 班长沒回来，誰来指揮呀！

張 强 我是上等兵，我来暫時代理指揮。現在大家都听我的！（忽然）同意不同意？

王 青 同意！
周学初

張 强 （斬釘断鉄地下命令）現在，第一，作好战斗准备，
檢查武器，着裝。快！

王 青 （立正）是！（准备起来。）
周学初

伍云和 （叫了半天）哎呀！不行！

張 强 怎么？

伍云和 叫不应。我再搖搖！（仔細地搖了一陣，惊異地）断了！

王 青 断了！你怎么知道？

伍云和 我一搖就知道。而且我敢說就断在森林里这一段上。

倒霉！（頹然放下耳机，大家都呆住了。）

王 青 (自言自語) 怎么会忽然断了呢?

張 强 (忽然) 打电话到团部!

伍云和 好! (欲搖又問) 找誰呢?

王 青 找司令部。

伍云和 找司令部誰呢?

周学初 找政治部。

王 青 胡扯!

張 强 (一揮手) 干脆! 找团长!

周学初 对! 找团长!

王 青 对!

伍云和 好。(搖机子) 团部! 团部! ……你是团部总机嘛?

接一号。……我是曼林。……什么? 別說那些! 我有紧急情报。快接一号! 快! ……喂! 你怎么不接? 快! ……

喂! 你干嘛慢騰騰的? 你……你誰呀? 呵! 你就是团长?

团长同志! 我是曼林, 我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。……是。

(摺住話筒) 張强同志! 来!

張 强 你說就是。我打不来电话。

伍云和 哎呀! 还是你来。(忽放开手) 馬上就来! 馬上!

(又摺住) 快来! 快来! 团长都等急了。

王 青 你去吧!

張 强 好! (跑过去接过耳机, 大声地) 团长同志! 七連四班战士上等兵張强向你报告!

伍云和 喝!

張 强 刚才有个老乡来报告情况, 說他看見有四个国民党

軍在森林里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我們是不是去抓？……
班长？班长下寨子作民族工作去了，还没有回来，已經叫
刘厚福同志找他去。……通向連里的电话打不通，綫
断了。……报信的是曼来寨的人，叫岩三拉。……是，
我就报告。（摺住話筒）問岩三拉的平日表現？

王 青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

張 强 这样报告不行吧？

周学初 班长那个本儿上写得有。

王 青 本儿呢？怕他带走了吧？

張 强 快找找看！

周学初 那个本儿是紅皮的，是慰问手冊，这么大的，班长不
会带走的。

張 强 那赶快找！（王青和周学初四面八方找起来，伍云和也
出来跟着找）快！（忽对話筒）是，馬上，馬上就来！請
团长同志稍等一下！（又摺住）找着沒有？

王 青 沒有。

張 强 哎呀！真是！（一揮手）好！就这样！（放开話筒）
报告团长同志！那个岩三拉是……

周学初 （高兴地喊）找着了！找着了！

張 强 快！快拿来！（忽对話筒）唉？什么？快——不！
我在說这边。（連忙摺住）找找看！上面有沒有？

周学初 （唸）曼林寨，不是！曼——曼什么？这个字我不
認識。

張 强 （急了）哎呀！

王 青 （夺过本儿来）曼 曼！不是！不是！这后面才……
曼木，也不是。

張 强 哎呀！快点嘛！

王 青 在这里！在这里！曼来寨，有了，（念）“艾香，
六十多岁，当地小头人……”

張 强 不是！不是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王 青 （又念）“伊英，家庭妇女……”这更不是了！哎
呀！班长怎么記的？男的女的混在一块……

張 强 （着急地）你拿来吧！

王 青 （高兴地）好了！好了！在这里！

張 强 快快！来！来！就你念，你文化水平高。

王 青 我念？

張 强 你快念吧！

王 青 好吧！（接过话筒）团长同志！这是我們附近各个
寨子老乡的材料，是我們班平时和老乡們接触了解到的，
有一些是积极分子汇报的，由班长整理記錄下来，目的
是为了……

張 强 廢話！快念吧！

王 青 就念。团长同志！我現在就念岩三拉的：“岩三拉，
农民，也做生意，三十多岁，平时表現一般，解放前曾与
朱忠国合过伙，跑国外做洋貨和大烟生意，解放后也常
跑国外做买卖，但没有和朱合伙。应注意他与朱忠国的
关系。”这后面一句是班长自己的話。……哎？朱忠国
呀？朱忠国的情况……这前面有：“朱忠国，四十多岁，曾

在国民党93軍当过中尉軍官，解放前脱离蔣軍，在曼来寨安了家，作过一段生意，后来就只种田，很少与人接近。表现上还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应多調查他的生活情况。”这最后一句話也是班长自己的話。完了。

張 强 （接过話筒）团长同志！您有什么指示？……是。……是。……好。（挂上电话。）

王 青 怎么說？

張 强 团长說，不要完全相信，首先应该保卫好总机。要赶快找回班长，研究一下，最好抽两个人去偵察一下。

伍云和 那你們就去吧！誰还敢到这儿来动呢？

王 青 班长不是就在这外面曼林寨嗎？我們迎他去，免得来回跑耽擱時間。

張 强 好主意！立正！我决定：李大勇同志和周学初同志留家，王青同志和我一道去。

周学初 不！我要去！

張 强 你腰疼，不去了，家里也很重要。

周学初 不！我的腰……

張 强 （命令）周学初同志！服从命令！現在我們走吧！

李大勇 （在外）誰？

声 音 我！

周学初 （高兴地跳起来）班长回来了！

楊正匆匆进来。

楊 正 都准备好了？

張 强 准备好了。班长同志！

王 青 班长同志！你說岩三拉的報告靠得住嗎？

楊 正 是真的。剛才我在寨子里，也接到別的老鄉的報告。

王 青 那我們就快走吧！

楊 正 你們認為有把握嗎？

王 青 怎麼沒把握呢？敵人一共也不過才四個人呀！

楊 正 不是完全有把握。攢到我們的地盤里來，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飛了！我已經布置了：發動這一帶的積極分子起來站崗，堵住大小口子，全體民兵跟我們去打包圍。

王 青 唉喲！我怎麼就把民兵忘了呢？

楊 正 （向伍云和）打電話請示連里！

伍云和 早打過了！電話綫斷了。

楊 正 （吃了一驚）啊！

電話鈴急響。

伍云和 （接電話）喂！你是哪里？……（吃驚地）什麼？孟平？

楊 正 孟平？

王 青 那不是咱們七連駐地的地名嗎？

周學初 好極了！可通了！

伍云和 （對話筒）喂！是呀！是呀！我就是總機。你等等！

（把話筒遞給楊正）你？……

楊正望著話筒。

伍云和 （听着話筒內叫，忙又拿回來）喂！什麼？……你要團部！喂！我有事情要對你講。……先接團部？喂！我的事情很重要啊！……我知道你的事重要，可是……好